

# 富國島雜憶 (下)

歐陽明

## 萬里烽烟入越南之九

### 兩管訓處再行整編

留越國軍在蒙陽初次整編的時候，原設兩個管訓處，凡駐蒙陽區者，除總處直屬之警衛大隊外，概歸第一管訓處統轄，凡駐來姆法蘭者概歸第二管訓處統轄，後來入越之二十六軍各部，駐紮金蘭灣，增設第三管訓處以統轄之，所有編餘軍官，經考試及格者，統編為預備幹部訓練班，南移富國島後，滇桂游擊部隊陸續被迫來越者，共編為兩個大隊，合原有之警衛大隊，成立直屬總隊，任張亞龍為總隊長，在上述三個管訓處中，官兵人數，多少不一，第一管訓處約有八千餘人，(包括榮譽大隊在內)第二管訓處約五千餘人，第三管訓處則僅三千餘人，司令官為求三個管訓處人數均衡起見，故於四月十一日召開整編會議，其原則在減少空頭番號，力求實力平衡並裁汰老的冗員，以便管理訓練，惟所擬編制，既非大陸上原有舊編制，亦非台灣現行新編制，仍係暫時權宜性質，此點張處長用斌不甚同意，渠建議採用台灣新編制，以免回台後，又須整編，未蒙接納，因此會場上頗有爭論，張處長稍露鋒芒，招致疑忌。

這次整編的結果，第二管訓處保持原狀，第一管訓處將第四總隊番號撤銷，并併入第一總隊

，另編成兩個大隊，由劉煥然、杜伯璋分任大隊長，撥歸第三管訓處。榮譽大隊撥歸總處直轄外，尚餘官兵六千餘人。第三管訓處則將原有之三個總隊，併為七八兩個總隊，其第九總隊，以原屬總處直屬總隊之一部及由第一管訓處撥來之兩個大隊組成之，所有編餘軍官，除每一管訓處設置附員一百名外，概編為臨時軍官大隊，原預備幹部訓練班，改稱軍官教育團，由總處參謀長何竹本兼任教育長，下設軍事行政兩班，軍事班駐介多，行政班駐陽東，這是國軍入越後第二次整編的概況。

### 政工會議情緒高昂

五月十五日總處政治部召開第一次政工會議，規定參加會議人員，為各管訓處總隊政工主任以上，軍官團大隊指導員以上共計四十二人，是日上午十時在總處中正堂舉行開幕典禮，儀式簡單而隆重，由總處政治部主任謝應芬担任主席，報告開會意義後，王副司令官何參謀長張處長等，分別致詞，期望勉勵，兼而有之。

會議時間，定期三天，第一日上午審查提案，下午工作報告。第二日上午討論提案，下午業務講習，惟因討論提案浪費時間太多，未能依照預定議程進行，業務講習，移至第三日上午舉行

，下午四時始行閉幕。

這次會議，共計討論提案九十餘件，其中以如何防止逃亡及統一康樂活動兩案，發言最為踴躍，一連三天，每日均有九小時以上的集會時間，從無一人缺席，在精神上表現甚佳，而招待的週到，籌劃的精密，亦足稱道，實為島上最具規模的一次會議。

### 范老先生講授國學

范老先生韻璋，字琮伯，湖北應城人，年逾古稀，精神矍鑠，對國學有湛深之研究於四十一年，隨第三管訓處由金蘭灣到富國島，已取得台灣寄發的入台證，靜候法方通知，束裝東行。島上一般好學的人士，想利用這個很難得的機會，敦請范先生講解大學中庸，公推筆者洽商，當承慨然允諾，但有一個條件，法方通知到後，即須赴台。五月十五日下午二時，在第一管訓處中山堂開始授課，到有聽眾四百餘人，事先由本部代印講義分發，每人繳納講義費越幣五元，總處各組主任，及本處各高級官長，均到場聽講。范老先生引古證今，對大學中庸之微言大義，發揮盡致，宏博而精闢，而其誨人不倦之精神，更為聽眾所欽敬。

范先生講大學中庸，每日兩小時，預定兩個

月講完，甫及半月，而法方的通知已到，渠對講學未完，深感遺憾，但回台機會，又不能放過，實覺去留兩難，好在入台證的限期是七月底止，我一方面請求王副司令官去電司令官准予展緩行期，一方面代表聽眾殷切挽留，老先生以情不可却，終於答允繼續講授。

在范先生講學快要結束的時候，司令官適來島上，他慕范先生盛名，特請他專講「學而」一章，范先生著有「學而臆解」一書，對學而之研究，尤為透澈，其要點在開發學而全章之精義，乃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個字，為做人處世治國的根本，體系粲然，條理分明，實發前人所未發。

范先生於七月九日離島赴西貢轉台，他是來越軍民中年事最高，國學研究最深的人，他走了以後，凡營區愛好國學的，都好像在黑夜裏失去了一盞明燈一樣，筆者和范先生過從較密，已成忘年交，一旦別去，更感惘然！

### 端午徵詩感懷甚多

端午是農曆每年三大節日之一，與中秋新年同為國人所重視。在這一天，角黍投江，龍舟競渡，以追悼汨羅自沉的三閭大夫。近年中央並規定是日為詩人節，因屈原所作離騷，實為吾國詞賦之嚆矢，而其愛時愛國的忠貞，尤為後人所景仰。

國軍留越以來，每逢端節，例有一番熱鬧，惟大都飲酒猜拳，舉行晚會，能知端節之意義者，恐為數不多，李君運穠，精國學，喜吟詠，鑒於台灣四十年詩人集韻之雅興，特發起端節徵詩，藉以悼念先賢，發抒積憤，本部祕書王寶忠

，力贊其成，一時島上能詩之士，唱和甚多，佳章盈帙，而雲南土司隴仕侯所作的詩，典雅工整，誠為難能可貴。

筆者對於詩詞，好而不精，感其意義深長，亦勉成二則。

三年羈旅又端陽，北望鄉關幾斷腸。尚有童心懷角黍，唯存壯志掃機槍。共圖報鉅中興業，贏取輝煌國史光。蕉雨椰風增悵惘，天涯隕涕印湘江。

詩人節哀悼靈均，萬古猶存國士魂。放眼神州成鬼窟，悲歌海外愧新亭。憂時怕讀離騷句，經世常欽賈誼文。慷慨激昂同砥礪，明年此日企收京。

### 附錄李運穠先生壬辰詩人節贈同人三章

南羈三次過端陽，怪底今朝喜欲狂？環境好同吞倒蔗，前途將會放毫光。莫愁大陸家遭破，應識台灣勢漸強。再戰收京歸奏凱，明年蒲酒辭阿鄉。

難平得失感偏多，放逐懷沙踏汨羅。黍角龍舟佳節弔，千秋萬戶異邦歌。江山自有才人出，刀鋸其如鐵漢何？嚮往忠貞型典在，離騷憂憤發中和。

去年台北傳佳話，今日遙聞感會狂。願我斯文沉寂寂，有誰墜緒續茫茫？國家氣運興衰象，民族心聲教化光。欲挽乾坤息邪說，詩歌正道要提倡。

### 怒海覆舟大魚吃人

由陽東到介多，有五十幾里的路程，本來有一條公路可以通行汽車，因為遭越盟份子的不斷破壞和襲擊，行人視為畏途，陽介兩地的交通，遂多改乘小艇，平時來往往往，尚屬平安，一遇風季，則風濤險惡，每多出事。四十一年六月六日，上午風勢很大，由陽東開往介多的小艇兩艘，因連日停航，搭客滯留甚眾，不耐再等，勉強開航，在啓碇離開碼頭不到十丈的燈塔旁，即被海浪衝擊，雙雙傾覆，搭客五十餘人，僅半數獲救，造成島上空前的大慘案，這些死難的，全是我們留越的袍澤，有的夫婦同死，有的妻死夫存，有的連姓名都無法查出，他們千辛萬苦，逃出鐵幕，羈身異域，滿想等候時機，打回大陸，拯救水深火熱中的親友，今竟如此平白犧牲，九泉有知，諒難瞑目？島上氣候和煦，四季如春，在海灘利用沐浴時機，學習游泳，最為適宜，並且預計將來反攻大陸時登陸作戰，或進行河川戰與湖沼戰，皆須熟悉水性，方能克敵制勝。因此，一般官兵，對於學習游泳，非常感到興趣，每日中午和午后，海灘上無數的健兒，翻波騰浪，各顯本領，技術優良的能游到三千公尺以上，初尚平安無事，不料後來接二連三的發生大魚吃人及咬傷人的事件，有的被整個嚥吞，有的被嚙去一手，而軍官教育大隊的區隊附陳繼英，帶着二十來個學生，練習游泳，因為技術較好，游離海岸較遠，竟被大魚吃掉，一羣學生立即驚呼，駕舟施救，結果只打撈心肺一葉，其餘已飽魚腹，這種魚吃人的事，在國內算是奇聞，國軍留越期中，因學習游泳被大魚吃掉的，達十餘人之多，幾

成司空見慣。

海裏的大魚，其大實屬驚人，總處所住的地方，有座潮音廟，廟裏放有魚骨數根，粗若椽柱，長達一丈，脊椎骨直徑尺餘，另有鳥頭骨亦長尺餘，其身軀之大，可以想像。這些東西在國內實屬罕見，但此間海灘，時有長二十幾尺的鯊魚出現。介多國軍會捕獲一條千多公斤的鯊魚，齒如輪鋸，犀利無比，人在海中，不幸遇上牠們，無疑的變成牠們果腹的點心了。

自發生大魚不斷吃人後，學習游泳的人，深懷戒心，不敢下海，後來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在海灘外圍二十公尺處，設置木柵一座，長達三千公尺，柵內用炸藥轟炸一次，以策安全，木柵設置完成，連那些太太、小姐們，也都興致勃勃，每天結隊成羣，翻騰於碧波之中了。

六月十六日，為黃埔軍校成立廿八周年紀念日，司令官適在島上小住，特於是日午后五時邀宴中央各軍事學校上校以上擔任主官職務之同學，共計四席筆者忝在被邀請之列，席間觥籌交錯，賓主盡歡。回溯黃埔建軍以還，完成北伐抗日大業，功勳赫奕，彪炳人寰，惟以革命精神，逐漸喪失，貪污腐化，相習成風，爭權攘利，派系傾軋，在個人貪圖享受，不求進步，在團體意志分歧，不講團結，遂為共產匪黨所乘，數年之間，土崩瓦解，大陸沉淪，同胞陷溺，政府播遷台灣，困守孤島，吾輩更流亡海外，寄籬他邦，奇恥大辱，當待前雪，倘能恢復昔日黃埔的革命精神，加強團結，則反攻復國的中原大業之完成，也就並非難事。

### 僱工事件福利風波

在蒙陽時期，有少數官兵，感於前途黯淡，意志動搖，被法方誘騙前往鴻基做工，這批人眼光短淺，只顧現實，為了每天六七元越幣的代價，替人挖礦，過着奴工的生活，精神身體，俱感痛苦，但既已自投陷阱，要想離開，那就不容易了。

富國島距離越北雖然很遠，這些情形，我們却早有所聞，法國人把我們當阿木林，以為我們一無所知，竟又施用故技，想利用國軍的勞力，替他們修築通往寮國的公路，堂而皇之的向司令官提出交涉，司令官非常滑稽，既不拒絕，也不答應，推說這是大家的事，須徵求全體官兵的同意，其實司令官何嘗不知道官兵的心理，不過藉以敷衍面子而已。那知法人信以為真，拿着司令官的介紹信，帶領翻譯人員前來營區勸誘，部隊長只好在戰士身上推，我們的戰士同志，近來對於政治認識，極為清楚，一心一意，在力求充實本領，早日反攻大陸，其他一切，非所願聞。法國人到各總隊去徵求同意，話未說完，嘯聲四起，隨即把他們吐得滿身是痰，有的竟用泥土投擲，嚇得法國人抱頭鼠竄，作工之議，遂被打消。經過這一次的教訓，法國人對我們國軍的估計，無疑的又高了一層。

總處為謀求陽東營區官兵的福利，特成立陽東營區官兵福利社，一切組織，悉依合作社的規程，內設總經理主持社務，設理監事會分負設計及監督之責。資金方面，採集股方式，每股越幣伍元，官兵每人至少一股，至多不得超過二十股

。該社成立以後，逕往噴呷採購各項日用品，並得法方允許，免繳關稅，有此便利，貨價自較陽東商場為低，利潤頗厚，而營區攤販各業及屠宰稅收，概歸該社經收，儼然一財政機關，資金積累達數十萬元，舉凡營區公益事項，悉由該社開支，其中康樂費用，所佔成數尤大，官兵對該社不無物議之處，然平情而論，負責經營者，曾煞費苦心，對營區實有很大的貢獻。

六月廿八日上午十時，該社假總處中正堂召開擴大社務會議，王副司令官彭兼處長張處長及各總隊監察官以上軍政主官，均被邀參加，由總處政治部謝主任應芬負責主持，該社理監事長先後報告各項業務，旋即討論提案，爭辯甚烈，毫無結果，其中糾舉總處政治部監察官蔣鳳翔在噴呷與商人擅改合約一案，引起軒然大波，會中空氣，曾一度趨於緊張，有人主張馬上將蔣扣押，終以一面之詞，真相如何？大家都不了解，未予同意。

這一案經該社理監會的軍法處提起訴訟，鬧得滿城風雨，最後召集社員代表大會討論，仍無結果，因原簽的約稿兩份，蔣因徇乙方（商家）之請，有所修改，但訂約係雙方的事情，甲方（該社）如不同意簽字，即屬無效，現原約兩紙，均已帶回，乙方無所要挾，公家亦未受任何損失，不予承認，即可了事，在法律上不能構成罪案，至詎為有納賄嫌疑，未獲證據，更難成立罪名，卒由糾舉者登報道歉，和平調解，足為輕率之戒。

### 克難展覽教育競賽

島上的克難展覽大會，民國四十年「七七」

曾經舉行過一次，成績異常良好，總處為加強官兵發揮克難創造的精神，以響應台灣的號召起見，於民國四十一年陸軍節，又舉行第二次克難品展覽大會，會場仍在總處中正堂，一共展覽三天。各單位送到大會陳列的東西，大的如木製汽車、大砲、坦克、磨盤等，小的如手槍、字典之類，各種軍用物品，幾乎應有盡有，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較之四十年，景象又自不同。三天當中，前來參觀的人，擁擠不堪，島上華僑越南法軍以及營區官兵，沒有人肯放過這個機會，大家一面參觀，一面讚賞，有的甚至連看三天，興趣之濃，可以想見。經過評議會評議的結果，得第一獎的為手槍，這隻小手槍，除槍筒尚未鑿空外，其餘較之工廠製造者，尤為精緻，法國朋友想出重價購去，未經認可，得第二獎者為兩幅地圖，一幅為中華民國大地圖，一幅為世界形勢圖，係用鋼筆繪製，與印製者相比，幾不辨真偽，而精細且又過之。得第三獎者為辭海，是用鋼筆端楷寫成的，共六巨冊，裝潢精美，一筆不苟，一字不錯，另外還寫了一部三民主義，據作者王慶國說，他抄這部辭海，整整費了三年工夫，每日定時工作之暇，未曾間斷，這種始終如一的恆心和精神，贏得觀衆一致的讚佩。

第一管訓處對於官兵教育，向極重視，處部設有教育大隊，調訓下級幹部及軍士，各總隊均設有軍士隊，三個月一期，輪流調訓，其目的在使所有戰士均能成爲軍士，而優秀軍士，則可培植成爲下級幹部，以達成「教育升級」之理想。一年以來，收效甚宏，官兵不特智識技術大有進

步，而情感交流，精神益趨團結。第二次改編後，復將教育大隊改爲軍官教育連，將各項課程加深，以養成中級幹部爲嚮的，該連先由陳副處長襄瞻兼任連長，旋陳奉調軍官團行政班主任，改由第二總隊張總隊長紹昌繼任。

部隊一般教育，亦加緊進行，並採用競賽方式，以資激勵，政治部爲加強政治教育，提高軍中文化水準，於八月十二三兩日舉行論文競賽和講演比賽。

論文競賽，分官佐戰士兩組，每組各因教育程度的不同，復分爲甲乙丙三組，官佐甲組題爲論軍中民主，乙組題爲爲什麼要推行實踐制度？丙組題爲革命軍人應有之素養，戰士甲組題爲共匪必敗論，乙組題爲怎樣做一個好戰士？丙組題爲我們爲什麼要反共？官佐組參加者三十七員，戰士組參加者八十名，均採用彌封，由筆者親加評閱，以昭慎重。

講演比賽，亦分官佐戰士兩組，原定在中山堂舉行，適遇天雨，中山堂日久失修，滿地泥濘，臨時改在直屬大隊二中隊教室舉行，官佐組參加者十二名，講題兩個，一爲反攻前我們應有的準備，一爲如何管訓部屬？戰士組參加者二十一名，講題爲怎樣才能打回大陸？

講演比賽，係聘請各總隊副總隊長政治處主任及處部各室主任，擔任評判，然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且對本單位官兵，多少懷有偏私，故所評次第，未見公允。

各項比賽之優勝官兵，均由政治部分別發給獎品，以筆者眼光觀察，此次競賽，無論論文講

演，戰士組較官佐組準備充分，成績優良，足證戰士中大有人才，而爲官佐所當警惕，力求進步，以免爲戰士所輕視。

### 糧食過多釀酒餓豬

自四十年聖誕節絕食後，法方對我們主副食每天每人由四百五十格蘭姆熱量改發七百格蘭姆熱量，計共增加三分之一，原來每人每日約計七六兩米，現已增至廿六兩米，副食方面，猪肉牛肉及各種蔬菜，亦增加甚多，而幼童嬰孩，復另發奶粉，過去固屬不夠，現在驟增三分之一，戰士們已感足量，官長婦孺小孩，則剩餘頗多，日積月累，營區竟發生糧食過剩的恐慌了。

糧食過剩，發生兩種顧慮，一是島上地氣低濕，營區沒有樓房倉庫，不易保存，一是法國對島上居民糧食，向採統制政策，越盟份子，因給養補給困難，故來來去去，無法在島上留聚多人，深恐不肖之徒，貪圖厚利，偷運下鄉，流入越盟手中，使其增厚實力，予營區以嚴重威脅。

爲了解決這一問題，總處在會報上曾提出商討數次，有主張將全部餘糧繳還法方，並請以後每日每人減發食米數兩，這種主張在面子上極爲難看，未獲大家贊同，有主張每天增加早餐一頓，也有許多困難，不易辦到，說來說去，迄無妥善方法，只好暫時擱下。但問題既已存在，非予解決不可，八月九日總處專爲此案召開擴大會報，研討甚久，經決定四項辦法：(一)請法方改發麵粉三分之一，(二)福利社以後禁止購進各種酒類，獎勵私人釀酒，(三)獎勵餵雞餵豬，(四)規定每人儲糧一月，以備不虞。總之只要不把糧食出賣，一

切耗消方法，皆在獎勵之列，這種現象與初入越南挨餓的情形，兩相對照，實有過猶不及之感。

### 軍官舉行甄別考試

自蒙陽整編後，凡未担任部隊現職的軍官，一律編為預備幹部訓練班，第二次改編時，將該班改稱軍官團，下設軍事行政兩組，共計三千餘人，份子複雜，程度參差不齊，其中假造證件，魚目混珠，冒充軍官者，大有人在。總處為甄別起見，特在陽東介多兩地，分區舉行考試，並組織考試委員會，由王副司令官天鳴，兼任該會主任委員，另聘任考試官監試官多人，協助進行。

考試項目，分筆試口試及實兵指揮三種——事先並檢查體格——筆試包括國文及專業試題，口試有黨義政治軍事史地理化等常識，範圍極廣，實兵指揮，由主考官臨時命題。共分十八個試場舉行。由於總處參謀組計劃周詳，準備充分，進行順利。陽東營區自九月二日開始考試，六日始告完畢，筆者被聘為考試官參與其事，團員中大多常識豐富，對答如流，而瞠目結舌，不知所云者，亦不乏人，一種考試制度，如果認真執行，則人才之優劣，立可判分。

此次考試，名為甄別，實寓淘汰的意思，凡不及格的，即將統編為軍官預備隊，其軍官資格之取得，尚有待於回台後國防部的核定。

### 力行劇團添製新裝

康樂活動，在留越國軍中成為突出的現象，各種劇團的組織，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總處有忠貞劇團，第一管訓處有力行劇團，第二管訓處有復興劇團，第三管訓處有忠勇俱樂部，(包

括平劇粵劇)此外各總隊及私人所組織的地方性劇團，如豫劇(中州劇社)、湘劇、鄂劇、川劇、滇劇、越劇、桂劇等，總計共達十三個劇團之多，誠屬洋洋大觀。

各劇團為提高聲譽，一方面羅致人才，一方面競製服裝道具，力求壓倒其他劇團，稱霸藝壇，其經費來源係藉同鄉關係樂捐，上項劇團，輪流在營區各單位上演，幾無虛夕。

第一管訓處的力行劇團，向執營區平劇牛耳，但自第三管訓處由金蘭灣遷來島上後，該處忠勇俱樂部之平劇組，亦人才濟濟，演技不弱，而服裝道具全係新製，相形之下，未免見細。乃籌措鉅款，派員前往金邊採購大批材料，聘請對劇裝特有研究之專家陳某，用油漆兼製，鑲以電片，光彩奪目，經一個半月的時間，晝夜趕工，始告完成。這次力行劇團服裝的添製，張處長倡導最力，參謀長高樹華設計督導，貢獻尤多，而婦女會之協助縫製，其功勞亦不可泯。

九月二日至五日，連續在飛機場司令台舉行公演，招待營區官兵及僑胞，戲碼為狸貓換太子一二兩本，觀眾之多，打破島上已往紀錄，偌大飛機場，仍形擁擠，幾於無法維持秩序。開演以後，始告安定，由於新裝的關係，演員特別賣力，博得彩聲之熱烈，亦屬空前。

這次公演，有兩位小姐，客串「武家坡」，「紅鬃騮」一位是趙慧敏小姐，年纔八歲，一位是林××小姐，年十一歲，她們年齡雖小，而做工唱工台步，均極老練穩重，儼如科班出身，趙小姐身段俐落，扮相美麗，吐詞，咬字，玉潤珠

圓，台下觀眾不斷瘋狂喝彩，為此次公演生色不少。五日晚上適遇天雨，本應改期，但觀眾不肯散去，聲稱只要趙小姐和林小姐上台，他們寧願淋雨，劇團無法，只好答應，幾千觀眾，真的冒雨觀看，足見營區戲迷之多。從此以後，趙小姐成為營區風頭最健的人物，大家都稱她為小明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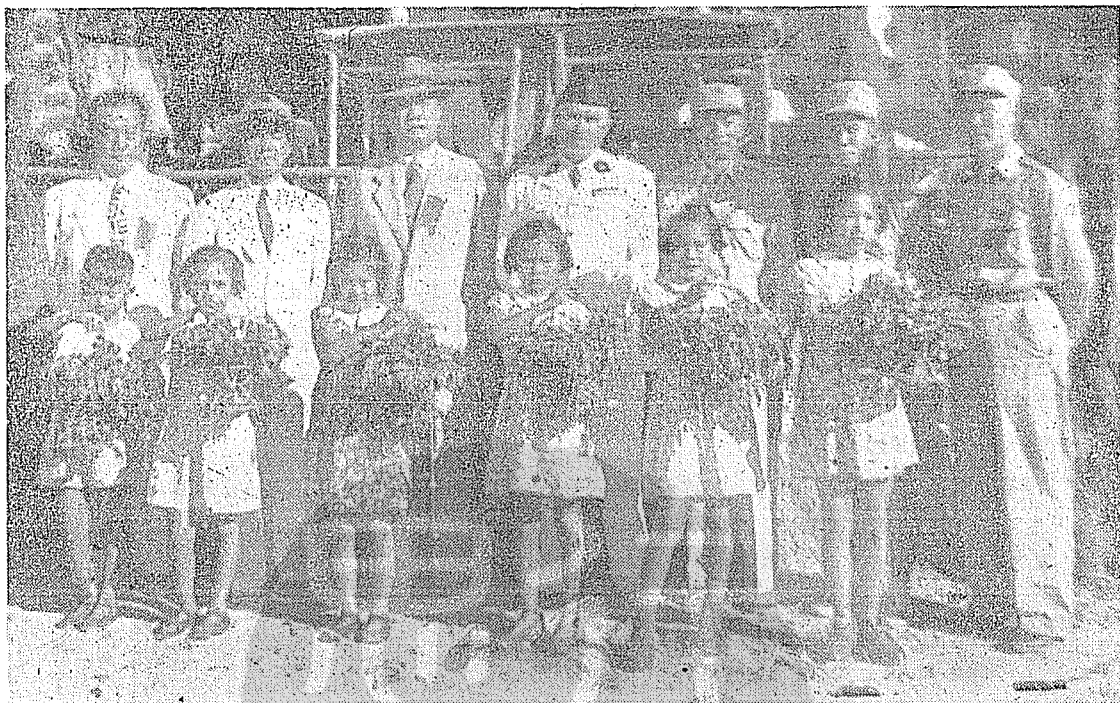
### 喜傳佳音將回台灣

九月九日，梁漢先生由西貢抵達島上，梁先生自卅九年押運服裝來越後，即担任台灣與留越國軍聯絡的任務，時來島上小住，調查營區狀況，並指導黨政工作，甚為熱心。

午后四時在總處中正堂召開座談會，大隊長以上人員，均被邀參加，梁先生報告政府最近與法方交涉國軍回台的經過，謂現已雙方協議，先將老弱殘廢婦孺等四千人，編為第一批運送，其餘者共匪反應如何，再行決定。並轉述司令官規定數點如下：(一)全體眷屬一律送走，(二)不准攜帶壯年戰士作勤務，(三)一切行動，聽候命令，(四)一切工作，照常進行，按部就班，不稍懈怠。(五)印製發留越國軍軍人手牒，回台後憑軍人手牒換取居民證，(六)切實保密，(七)為整個國家着想，勿作無謂揣測。回台是一項極為令人興奮的消息，三年來大家真是夢寐以求，無時或釋的，今天梁先生宣佈了這一喜訊，雖然只有半截文章，但既已開筆，下文也就跟着來了。

法國一向畏匪如虎，把我們長驅越南，就是怕匪藉口尋釁，現在忽然鬆口，不外兩種原因所促成。第一是負擔太重，三萬多人的補給，數量龐大，運輸不易，法方早已感到吃力，可是這是





富國島後排右起何竹本、彭佐熙、黃杰、法國軍官駐西貢總領事尹鳳藻、梁漢等與康樂隊小朋友合影。

自己招來的生意，要想免除麻煩，只有將我們送回台灣，第二是美國的壓力，美國對法國把我們長期羈留荒島，聞早已不表同意，法國當時雖屬四強之一，虛有其表，實際國力脆弱，一切均須仰賴美國支援，而越南殘局之維持，美援數字甚鉅，故對美方的意見，極為尊重，再則有了美國從中撐腰，縱然惹出禍來，也就有恃無恐了。

像這樣的消息，對外可以保持秘密，對內那能做到，不消片刻，已傳遍營區，種種揣測，隨之而生，有的認為法方這項措施，有將國軍裝備加入越北戰事的意圖，運走老弱殘廢，即係減糧一種累贅，有的認為確屬試探性質，借用紅十字會作掩護，一批一批的偷運，有的說由於越北戰事緊張，把我們留在此地，顧慮

太多，不能不設法送走，那一說對呢？無須研究，不管怎樣？回台的希望，已接近實現的階段了。

關於回台問題，司令官有次來到島上，曾經在座談會上徵詢大家的意見，答案自然都是正面，當他問到筆者的時候，筆者答覆回台是大家殷切的希望，不過假如站在反攻復國的軍事立場，我認為國軍留在越南，比回到台灣，其作用不止大到十倍，因為我們能夠得到相當裝備，進駐越北，拊匪之背，一方面可以掌制大量匪軍，策應台灣登陸反攻，一方面可以鼓舞西南各地的反共人民，羣起抗暴，同時並可吸收廣大青年反共志士，擴大力量，越南實在是我們反攻大陸的戰略要點，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一切當聽政府的決定，司令官只領首笑笑，轉詢別人，我想除了我的書生之見外，那裏會有不同的答案呢？

### 十萬人工開闢鹽田

回台的消息一度盛傳以後，轉趨沉寂，營區官兵除了教育訓練以外，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生產上面，營區的所謂生產，第一是餵豬、飼雞、養鴨。第二是製造木船，下海捕魚。第三是釀酒，第四是開設各種小店，第五是鋸木板，這些事情，有些是公開進行，有些是暗中活動。總之無論回台與否，在經濟上能夠有點積蓄，可算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第一管訓處張處長對於生產事業，向極提倡，但他認為小規模的私人生產，所獲甚微，且與大家福利無關，為謀改善全體官兵生活，乃決意開闢鹽田，這是一項規模宏大極為艱

鉅的工程。

鹽田的地點擇定在陽東河的南岸，該處距海很近，上游雖係淡水，因受海潮沖激，所含鹽分爲百分之三十六，惟河岸林木茂密，荆棘遍地，闢爲鹽田，必須芟除荆棘，砍去樹木，並將樹根挖除，爬疎淨盡，隔成坵段，然後再用黃土填平，上面鋪以砂礫，反覆輾轉，使之堅實平坦，其繁雜可以想見。

計劃開闢的面積，共約二百餘畝，其中十分之一爲晒鹽場地均須鋪好碾平，其餘則爲分段蓄水逐漸蒸晒之用，預計全部完成，每日可產鹽五千至六千斤，每斤以越幣一元計算，收入頗爲可觀。因爲工程浩大，曾設立鹽田管理委員會，負責

進行，內分設計督導經理保管監察等股，於九月十日，開始動工，處部以命令規定，全體官兵，不分階級，一律參加工作，各單位劃分工作地區，限於二十日以前，完成砍樹挖根的初步工作。

筆者對於這一生產事業，並不反對，但第一，感到時間太遲，回台一事，政府與法方既有成議，縱稍有拖延，爲期當不太遠，深恐鹽田開成，未收實益，即須棄置，殊爲可惜，第二晒鹽技術，處內同仁，向無經驗，是否能夠成功？實爲疑問？故力主先作小規模之試驗，俟有成效，再行擴大，以免浪費人力，但是項意見，未被接納。處部既以命令規定，自當遵照命令行事，政治部所劃地區，樹林多而面積大，主持劃分者，稍

來 函 照 登

對金士雄「台北商專今昔」的辯正

吳仕漢

編者先生：貴刊第二十七卷第六期金士雄先生「台北商專今昔」一文內第五段有云：「至於有關校舍工程停擺了兩年多的問題，是前校長吳仕漢先生發包，邱校長不願被捲入是非，同時爲了表明立場，乃請求由養護工程處出面繼續動工，這純粹是責任問題，錯不能全怪邱校長。」讀後不勝詫異，查該項工程發包是奉教育局函促辦理，爲應學校發展之迫切需要，一切手續均依法公開作業，有案可稽。同段又云

：「以前福利社是包給外面人經營，邱校長收回來自行經營，防止弊端」云云。查斯項說明，據本人所知，該福利社原由學校自辦，現聞已由外人包辦，因此金君若非明瞭真像，顯係故意顛倒事實，惟金君揚今批昔，毀前捧後之態度，似欠公道，實令本人有不得不辯正之苦衷。專此敬請惠予發佈，以正視聽。順頌

撰安

吳仕漢謹啓 五月卅日

欠公允，官兵深表不滿，爲免發生不愉快事情，經於先晚召集部內同人，各方勸慰，並將官兵分爲兩組，以資競賽，由黃課長庚辛擔任第一組組長，王課長聘賢擔任第二組組長，每組各配戰士四名，用抽籤法決定，並各由部購發草帽一頂，加菜一頓，以提高工作情緒。

砍樹工作，尚不十分困難，挖樹壘却非常麻煩，有些樹壘，大達數圍，根莖盤互數丈，而地面淤泥及膝，針刺甚多，不易下手，要挖去一個，得費九牛二虎之力，又要把它抬到海邊推向海裏極爲費勁。驕陽烤晒，臭氣薰蒸，戰士們平日慣於勞力，也感到異常痛苦，官長們那會作過這種苦工，自然更是吃不消了。我幫忙工作，手上磨成幾處血泡，王秘書寶忠脚被刺破流血，戰士們也有幾位帶傷，眼看別的單位將近完工，爲榮譽心所驅使，不能不加緊努力，在限期以內，完成任務。

此次開闢鹽田，工程浩大艱苦，而希望又復渺茫，故一般官兵多懷怨望，議論紛紛，但張處長堅持貫徹原定計劃，經筆者再四力爭，始允分段分期進行，官兵情緒，才告平定。

經過幾個月不斷的工作，第一區鹽田，已告竣工，每天可產鹽田百餘斤，爲原定計劃十分之一，實驗既已成功，正擬繼續擴充，惜因氣候已屆雨季，無限希望，化爲泡影。旋以回台消息復盛，遂被擱置。總計收鹽約六千餘斤，而所費人工約在十萬以上，兩相乘除，極不合算，然這種克難創造的精神，在富國島越民與僑胞中，留有極爲深刻的印象。